

武汉封城日记 | 第四十一天

Original 阑夕 阑夕 Yesterday

经过这场疫情的教育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基本传染数「 R_0 」——平均一个带病者会造成的理论感染人数——的值被认为是评估流行病扩散速率的核心指标，当「 R_0 」大于1的时候，若是不迅速加以控制，传染就会发生指数级增长的可能。

这个公式有点像那个流传甚广的数学故事，国王许诺满足农夫的愿望，后者表示，在一张有着64个格子的国际象棋棋盘上，依次放置稻米，第一格放1颗，第二格放2颗，第三格放4颗，也就是后一格的稻米数量总是前一格的2倍，直到放满64格。

国王认为这是小儿科的要求，国库堆金积玉啥都不缺，区区一堆稻米何足挂齿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若是按照农夫提出的计算方法，那张棋盘最终将被放上 1.8×10^{19} 颗稻米，这比世界上出产的稻米总量还大。

所以巴菲特他老人家才说，福利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，啊不对，是复利，复利，「你要找到足够湿的雪，和足够长的坡，然后把雪球从上面滚下去就行了。」

反过来说，如果不想看到指数级增长，只有越早干预，才会越早见效，经济成本也能越低，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要在事情变得大条之前收拾干净。

钟南山院士团队发表的那篇论文就是说的这个道理，和目前的管治进度相比，如果更早5天开始防控，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数总量将会比现在减少2/3，而如果防控再晚上5天，感染规模则有可能还要扩大3倍之多。

这个算法的背后，其实也对应上了存在于社交媒体里看似争锋相对的两种情绪，一种是对早期耽误疫情通报的种种因素的批评，为这种人为造成的后果及其代价感到愤怒，痛惜因此逝去的无辜生命，另一种则是庆幸于国家可以在察觉事情的严重性以后，驾驶万吨巨轮紧急转向掉头，以雷厉风行的铁腕措施避免了疫情滑向更糟糕的地步。

角度有所差别，结论自然迥异，或许哪一方都没有错，只是关注的东西不一样罢了。

另一方面，防疫策略具有充分的功利主义色彩，就像边沁所言的「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才是值得保障的」，因此必然产生和承受种种牺牲，能否确立这样的社会共识，决定了策略制定的方向通向哪里。

功利主义的软肋，取决于你究竟会是被保障的一方还是被牺牲的一方，像我这样的被关在武汉家中的普通市民，显然被归属于前者，所以大概应该理解和支持特殊的防疫手段，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少数人，比如前段时间被媒体反复证实的其他疾病的重症患者，当全城的医疗资

源都被集中转移到了对抗新冠肺炎这一件头等大事去了之后，降临在他们头顶的又是另一场无妄之灾。

坦率的说，这些意外出现的痛苦，他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，所谓「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」，也许我们都直接抑或间接做出了最不坏的选择，但也确实没有多少颜面，把它包装成全知全能的教科书。

有太多的无谓损伤，都是本该避免的啊。

这是我的武汉封城日记，第四十一天。